

“我不能忍心看着烟厂停工待料而不管嘛！……孩子的事，就难为你了。”汉中地区汽车运输公司驻城固车队司机周国忠，内疚地看着妻子向素芳憔悴的面庞，毅然走进驾驶室。向素芳望着丈夫驾车驶向远方，辛酸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淌了出来。

向素芳怎能不伤心呢。儿子住院了，昨天刚出车回家的周国忠得知此情况后，来到医院准备顶替妻子照料孩子。但这天清早，城固烟厂因停工待料，请他立即去云南拉运原料。周国忠反复考虑后，便向妻子负疚告辞。

本来，向素芳平时为了支持丈夫工作，已是够任劳任怨的了。她在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家中又无老人操持家务。她既要教学，又要种家中责任田。常年累月，里里外外，学校、家中两头忙。简直是把时间分为八瓣使用。去年夏季，她在家里割了五分地的麦子，来不及往回运，就赶去学校上课。突然天变下大雨，结果使割倒的麦子全部沤烂在地里。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她还经常起早贪黑地精心辅导学生、批改作业。使她负责的班级由过去的全辅导区第四名，跃居第一、二名。过度的劳累，使她原来的一头黑发过早地添了银丝；原来细嫩的面庞上出现了皱纹。

前几年的一天，周国忠陪向素芳去县医院做绝育手术。但就在这时，山西临汾县一货主急需他去运桐油。周国忠帮妻办好住院手续后，就出车了。当时医生、护士惊讶地向素芳：“你做手术是件大事。你爱人为啥不陪你？是不是你俩关系不好？”向素芳心中有苦难言，背着医生、护士痛哭了一场。

杏儿 (散文)

寄德焕

儿时，我常去舅舅家。舅舅家院子里有一棵长了八年的香杏儿树，树杆长得象小椽那么粗，枝叶繁茂。母亲说，舅舅家的这棵香杏儿树是舅舅在河边玩耍时，挖回来的树苗儿，外爷一看叶片儿，就说这树叶儿圆，叶儿大，是香杏树便栽到了院子里。桃三、杏四、梨五。舅舅对这棵杏树疼爱极了，经过几番春夏秋冬的培育，到了第四年，真的开花结果了，第一年挂果，虽说只结了二十来个杏儿。可证实了外爷那句话——香杏儿。那年，舅舅捎话来，叫我去吃香杏儿，虽只给我留下几个，可那个儿挺大，色儿黄，味儿也真香真甜。我吃了心里老记着还想着……

到了第二年，麦

子刚一黄，我又去了舅舅家吃香杏儿。这一年，杏儿结得更多更大，一颗颗象金珠子似的大黄杏儿从那绿色的叶片中一个个探出头来，我高兴极了。可不知为什么，舅舅把大香杏都藏了起来，不叫我吃，给我吃的全是从树下拣来的摔破的烂杏儿。我有些生气，嫌舅舅太吝啬，太小气……

待我长大后，才慢慢地悟出了一些道理。舅舅家很穷，只有两只破旧的土窑洞，没有房子，舅舅也没寻下媳妇，为积攒些钱盖房子，自从香杏树结杏儿以来，每一年他连一颗都不舍得吃，一兜兜，一篮篮地背到集市里去卖。还偷偷地卖……

今年，舅舅突然来了，给我提来了满满一筐黄灿灿的香杏。一进屋，他就从篮子里抓了两大把杏儿给我，“吃，你这么多年都没吃舅家的香杏

既苦又甜的眼泪

孙映琳

其实，周国忠并非铁石心肠，完全理解妻子平时的苦处。前年夏季，正值插秧时期，正好他出车回家，看到妻子当时特别忙碌，就高兴地对我说：“我明天休假，你今天把秧田水灌满，我明天帮你插秧。”向素芳高兴得很。可第二天，车队需要周国忠去西安运一批急货，他又走了。这次，向素芳生气极了，心想：平时你不在家，我忙死忙活不依靠你，可这次是你主动答应帮我插秧的，到时却又走了。等你回来，我要好好出口气。三天之后，周国忠出车回来了，一进家门，就满面灰尘、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向素芳看到这种情况，心疼地念道：“国忠呀，国忠！你们车队同志都叫你是‘周铁人’，可你一回来，就成了‘泥人’”。肯定他不在家开车比我更辛苦。她原来的一肚子怨气全消散了，而且还给丈夫做了顿最爱吃的饭菜。后来她得知，丈夫因工作负责、吃苦肯干，自1987年起，连续八年被评为汉运司的先进生产者。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8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他七年完成了18年工作量。

这样，上初中的儿子便只好帮助母亲了。当向素芳发现儿子的学习成绩下降时，生气地要打孩子。孩子哭着道出原委，向素芳听罢强忍伤心的眼泪，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使你爸放心开好车。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当周国忠把一个个荣誉证书、奖章捧回家时，动情地对妻子说：“这些年真让你受苦了。……这些荣誉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向素芳激动地流出了既苦又甜的眼泪。1989年，她也被交通部、全国公路运输工会授予“贤内助”的光荣称号。

“我知道，舅舅还记着那次没给我吃香杏儿的事。”舅，我都长成大人了，又不是前几年的孩子……“现在，咱屋里富了，有了钱，香杏儿树也长得那么大了，结得多，不靠它卖钱了。……吃，吃完了就到家里树上去摘。”

我双手接过舅舅手中金灿灿熟透了的香杏儿，沉甸甸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沉浮

林荫

(散文)

那年，我十八岁，血气方刚。炎夏，随县剧团在一个黄河边的山神庙上演戏。会游泳的年轻演员，相约去玩水。下山时，见山脚下卧淌的黄流，竟如爷爷那根整年不离身的白毛巾，灰不灰，说不出来是啥色的布腰带，便一下觉得少了许多豪放，减了几分浪漫……

同来的几位，有些怯气这涌涌前流的黄水了，勉强下水，也只在离岸不远的区域里扑腾几下就又忙忙爬了回来。对于小时就敢在无边河的洪峰浑流中捞食瓜果的我来说，真是不在话下；真有点看不起这

祖国的第二条大河了……是什么令我那样冲动呢？！不假思索地扒下衣服，撩水在胸前摸了几把，就一跃身扑了进去，嗖嗖地向对岸游去，身后响起一片喝彩！

到了河心，就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臂膀发软，身重下沉，才清楚有生命危险了！前观河水黄茫茫，对岸甚远，后望，茫茫黄河水，起岸也成遥地！真就要死了吗？我尝到了真正的无望，害怕是啥滋味……我猛然想起爷爷讲的那水中自救的方法，于是人仰身，借浮力轻摆臂，仅露着出气的鼻孔，顺水而流，一寸寸向岸边游去……命是保住了，可上岸后整整两天，还老觉得在水中，气短胸闷，神志不清……

三天戏演完迁台时，望着依旧如爷爷布腰带般的黄河水，不由的思索：致使自己险些丧命的是何因？教我死里逃生的又是什么呢？

南湖秋水夜无烟，
且就洞庭月色看。
洞庭月色看将尽，
船买

书法

康习安

编者按 三秦大地，人杰地灵。上万个企事业单位孕育出了一大批自己的作家。他们成长于工厂矿山，有着浓厚的生活底蕴；他们生活于广大工人群众中，有着质朴纯厚的气质。今天在这些人中，有的仍身居基层，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的虽然已成为专业作家，但其“根”却是扯不断的。无论在何处，他们的名字都为广大职工所熟悉，他们的作品都为广大职工所钟爱。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吟出的那些洋溢着机油香气，伴着车床轰鸣的诗篇；也不会忘记那些飞溅着滚烫火花，脍炙人口的散文。

“文苑”栏目自本期起，将陆续介绍这些工厂出身或致力于工业题材创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以沟通作家与读者的联系。



五十年代，我是个探宝者，一名地质勘探队员，“我的足迹遍印祖国西北的怀抱”。

李小巴

山川大漠”，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我青年时代的可贵的经历。

然以文学而言，我大有宝山空回之慨，所著诗文寥寥，实不足论。当然也不乏自珍自爱之作，如五六年的处女作叙事诗《他永远活着》、《柴达木抒情诗》。六〇年后的薄似活页文选的小说集《戈壁红柳》、《正是早晨》，中篇小说《峰巅》等。我珍视我在这些作品中拂扬着的真切和炽热的感情。这些作品和当时的我一样，都还年轻纯朴，无任何矫饰和虚张。

恩格斯当年在谈到法国一些青年政治活动家时说过一句话：“这些人的幸运多于智慧。”我当即联想到我国的文坛状况，近十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我这个半老头子自然难得幸运，也少智慧，倒是个十足的愚者。六四年我调到作协搞专业创作后，并未“专业”几天；

六四到六五年去陕南搞了一年社教；接着就是十年动乱。我倒象个拓荒者，地质、石油、煤矿、冶金、纺织等等，都留下过我锄头的痕迹，好多田块来不及播种收割就又撂荒了。我自己也感到对不住我的汗水。六五年下半年，我到铜川煤矿深入生活，当了近乎半年的井下工人，那是很认真的。我曾在残采区队里跟了半个月班，在不到一米高的掌子面中爬着拉小车，唯一和《燎原》中不同的是，我头上顶的不是鸡儿灯，而是明亮的矿灯。只可惜，我当时除了写了一篇《矿长的星期天》外，长篇还来不及写，就被十年动乱搞的搁了浅。如今我正步入老年，这段生活就很难接续了。想来令人痛哉！当然我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七四、七五年，我到陕北和北京知识青年厮混了一年多，这方面的小说没写出，倒写出了一部《啊，故土》。我相信我的这部作品的生命力。

这多年，我的精力和兴趣转向了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时时论文写出、刊出。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结识世界文学巨人多，就越感到文学之精深是个什么样子，是怎么

个难法。因而也就不想去经营那些轻浅、粗浮的平庸之作；然而创作精美之作品又谈何容易？我常常感到我象是个自不量力的登山者，偏要拣一处陡峭的岩壁向上攀援，也许最终会坠入深渊。但我不悔。我崇尚牺牲了的勇者。

“抱瓮灌秋蔬”，在古人看来即愚也，迂也，何况时人？想来想去，我多少与这位汉阴老翁相象，故而不觉得他有什么好笑。还是那句老话：人各有志。文学亦然。

李小巴，五十三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书记处书记。山东郓城人，生长于黑龙江省。人生三大阶段：学生——地质队员——作家。



小幽默

一日，父亲带儿子去公园。路遇同事，寒暄间，指着儿子介绍说：“这就是我那犬子。”

事后，儿子问父亲：“‘犬子’前为

什么要加一

‘犬’字呢

子？”

答：“这样

说显得谦

虚。”

又一日，

儿子携友来

家玩，见到

父亲后，急

忙对同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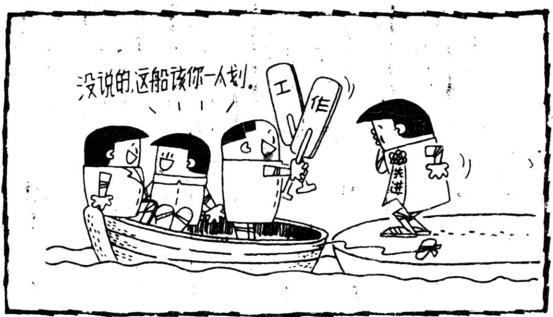
们说：“这

就是我的

犬父。”

父亲愕然

……



获奖归来

杨升平